

生命的颤音*

——读赵海虹的科幻小说集《桦树的眼睛》

韩 松

像刘慈欣一样，赵海虹是上帝送给我们的一份惊喜。

我阅读她这个选集收录的中短篇科幻小说时，首先惊艳于她的语言。她的那些句子，是多么地充满韵味。她的语言富于感染力，是传神的，展示了有着活泼生命的文学，也像一曲婉转凄美的音乐，使阅读充满了舒畅、愉悦和享受。你不能不被她的叙述慑服。她文中有的段落，使人想到了张爱玲，使人想到了苏童……她笔下的人物，栩栩如生，这在一般的科幻小说中，中国或外国的，都是比较难以见到的。

同时，她还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。几乎每一篇，都有一个抓人的故事，像中国传奇小说那样，一波三折，起伏跌宕，悲欢离合，颇得小说的精髓，又有着莎士比亚戏剧般的激烈冲突，让人怦然不已，掩卷沉思良久。然而，她又是不紧不慢、娓娓道来的，就像坐在一盆炉火边，向一群围坐的孩子，讲述那些勾魂的、不可思议的、永恒的故事。

她小说中的素材，仿佛随手捡自我们的日常经验和生活，即便是太空宇宙、外星生物、人工智能、时间穿梭，也都不是在凌空高蹈、虚渺无章，而是那么地脚踏实地、朴素真切、血肉丰满，激起读者心中的共鸣，仿佛从中看到了他们自己，也才为她赢得了那么多的“赵迷”——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吧。

她的丰沛的笔触，洞穿一层又一层高科技

的幕墙，针脚细密、一丝不苟地描述了人类自古以来的忧伤、困惑、矛盾，以及人性深处的冲突、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……最后，落到了人生最大的秘密——生死！这正是她一以贯之的，也是最难能可贵的。她的贡献，弥补了中国科幻小说的一个缺憾——人的缺场。在她小说情节的离奇下面，浮现了深深的悲恸和广阔的怜悯；人们难以实现的梦想和人生的遗憾与错失，在那儿交织。“遗忘就是对自己存在的践踏，原来这么危险”——也许，只有赵海虹笔下的人物，才能说出这样的使我们的情绪久久悸动的话吧。



图1 《桦树的眼睛》的封面

收稿日期：2011-08-05

作者简介：韩 松，科幻作家，中国科普作协会员，新华社对外部副主任兼中央新闻采访中心副主任，

Email: hanson828@yahoo.com.cn。

* 本文是韩松为赵海虹的短篇小说集《桦树的眼睛》（浙江少儿出版社，2011年6月版）所作的序言。

她写的是男男女女们的命运，为生、为死，而挣扎着。秦放与小风，苏昂与栀子、柳荷，贾苏与梅樱、泡泡，路与滴滴，透与贡……这一对对奇妙而纠结的组合，是多么地让人战栗不安，欲望在飞扬中幻灭。当然了，最妙的，还是她笔下的女人了——她在中国科幻文学中，用工笔的手法，第一次展示了那么多的、丰富而细致的女性人物形象。哦，也许只有赵海虹，是可以轻轻一笔就能描绘出每个女性的独特的，比如写泡泡：“这个女人的步态是那么与众不同，她在飞影流红的舞池中穿过，如一把尖刀剪开了浓情的光色。锐利。干净。”这是在中外的科幻作品中，我很难见到的，更是男性科幻中，所欠缺的。

她对人物的描述，我觉得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：准确。这在小说创作中，是很难做到的，也是很高级的。舞小姐梅樱、革命者泡泡、作为电脑的栀子、未出场的柳荷、机器人滴滴、从少妇而母亲的蓝子……她都用精设妙造的笔触，勾画出了她们的言语、仪姿、心境、脾气、情感、命运和灵魂。像《宝贝宝贝我爱你》里的蓝子，她最初是不想要孩子的，后来母性本能勃发，使她把整个身心都倾注在了孩子的身上。赵海虹描写蓝子看到别家孩子的神态是：“蓝子一直挂在脸上的淑女式的微笑消失了，换成了一种白日梦般的茫然。”这真是很确切的，让男性读者看了目瞪口呆。更让人感动的是，作者予她笔下的女性们，以深深的赞美和同情。这些普普通通的女人，同时还折射出了男人颤抖的灵魂，贾苏也好，苏昂也好，老洪也好，这些了不起的“创造者”，竟都有着不敢触及的记忆。某种角度上说，赵海虹笔下的男性，是复杂纠缠的，是多少有些软弱的，是半隐半现在阴影中的。

我常常想，赵海虹是在用小说与遗忘做斗争吗？人一生的存在，就是一段短暂的记忆吗？这段记忆能永恒吗？她是否已找到了答案？其实，赵海虹写的，无非是她自己的生命感悟。而也正是这种感受，首先打动了作者本人，由此才最终感动了读者。她把她的生命历

程，融入文字中了。这是最重要的，超出了技法。中国的科幻小说一段时间来，在某些地方，似乎陷入了一个误区，也就是纯粹地强调技法——这个段落应怎样，那个场景应怎样，都有一套规矩，详略呀，道具呀，结构呀。这些自然不可少，但其实是次要的，是壳而不是核。赵海虹的小说，则是用了精湛细腻的个人化的感受，在探讨“她的”这一场生命冲动。这才是艺术的不可替代性。

我看到，在《破碎的脸》中，充满了那种纠结的、扑朔的东西。全篇布满了死的影子——赵海虹的小说中，总是有死！女性特征的电脑，因为嫉妒，而为男性主人公设计了一种软件，用来破坏人脑的辨识功能，使其忘却死去的女友。最后，设计者也死了，电脑也自焚了，一切成空了。小说最出彩的笔触，我以为，是来自最后的叙述者与天才少年的对话。少年认为人为色相所困，而电脑是在驱逐魔障；叙述者却认为，正是因为有了色相，人才会有爱。那么，到底哪个是对的呢？人生好无奈啊。要是没有了这一段，就会少了好多东西。有读者说，看这篇小说，不下十遍！

而《来，跳一跳》是一个多么感伤的故事。滴滴，T3型机器人，忠诚于主人，还爱上了主人，却最后被主人卖掉——仅仅是为了讨得生计的几个钱，而这点儿钱，也使滴滴永忘了她曾挚爱的主人！赵海虹阐释了她的爱情观：要么全心全意，要么恩断义绝。这是一篇多么绝妙的小说，在科幻小说中，我曾看到，机器人也许都是相似的，但赵海虹却用一个又一个的细节，写出了“这一个”机器人，一个独一无二的机器女人。在中止运行时，“怀中的滴滴全身一颤，她仰起脸来望着我，目光中流露出濒死的动物在猎枪前的那种绝望与哀伤”。谁读了不动心呢？她才是死了吧！主人公的心也死了吧！后面是一个更无情的问题：什么才是真正的生命？这是一个无解的难题。

《蛻》更是对生命和真实的拷问。穴人被人类捉来，扮演戏剧中的角色。但除了演戏，

他们的真实生命是什么？哦，他们是要蜕皮的。每一次蜕，是痛苦，甚至是死，却又是新生。他们在人类的语境中忘了其本能吗？冲击我的，是透的死亡，死亡！小说让读者记住了这样一句话：“生命可以短暂，不可以虚伪。”作者用声音、气味、形态、体温、心理，描述出了穴人的挣扎、柔弱、刚强与反抗，以及穴人之间的复杂微妙关系：分身、亲人、兄弟、恋人、爱人、恩人……后面，则有文明影子、文化的考量。生命不仅仅是一个活着的问题。

《宝贝宝贝我爱你》更加直接地面对生命了——生命的创造及意义。在现实中，男女在一起，本来就是要像上帝那样，创造血肉的生命，这是符合自然的；但在科技时代，这整个过程，却蜕变成了为了市场的利润、公司的前途。生命终于成为了一个玩具；生命的每一次悸动，都化作了一个电子程序；生命赖以播种并收获的爱情、婚姻和家庭，亦都发生了严重的变形，乃至死亡——又是死亡！但生命却依然是强大的，真实的生命与虚假的生命在激烈地争战着。最后谁赢了呢？问题似仍没有解决。

也许，小姬在一篇文章中引用的赵海虹的话，颇能描述作者想要表达的：“伦理道德这种缘于现实、滞后于现实，然后又掣肘现实的现象，正是我想探讨的主题。”在讲到《伊娥卡斯达》时，赵海虹这样说，从欧辛的角度讲，这是一个传统文学中最常见的寻根形象，他的根，最后是一个女人的子宫。所以小说中的“爱情”也绝不是单纯的男女爱情，而是一种关于生命本源的力量。

拥抱生命的赵海虹，因此是一位优秀的科幻作家。她构思出了奇妙的科幻创意，制作出了推动情节发展的独特技术之核，并由此增强了她作品的感染力和拷问力。她把人物的命运置于最极端、最疏离的境地，来传递她的情感。读罢《桦树的眼睛》（又一个贯穿死亡命题的惊悚故事），我便每每想到，自己身边正围聚着森林，而每一棵树上，都长有一双眼睛，

注视着我的言行，那么，我还能不警惕吗？我还能不忏悔吗？离地三尺之上有神灵，科学，竟然使这成为了现实。而在《一九二三年的科幻故事》中，“水梦机”更是一个独特的创造。这台能制造出幻象的机器，是可以收藏记忆的，但却是20年代中国“不应时”的机器。革命者泡泡（最后被暗示所杀害），一个人呆在男人的实验室中，与水梦机共处一室，“几十只甚至上百只瓶子里的液体在唱歌”。她才恍然觉察到了自己是女人。她与自己头脑中的另一个人斗争着：她是革命者，还是女人呢？在水梦机的背景下，一切与上海的十里洋场勾连在一起，与血腥的刑场、夜总会的歌声交织一起，那样的一场“水梦”，昔日女人和男人的背影，延留到了21世纪的、复兴中的中国，又被来自国外的异乡客目睹，这是怎样的一种错乱和无解？在《世界》中，她更是创造出了“灵波”这一非凡的想象——作为一种能源和信息的载体，同时也是一种生命体。灵波是活的！整个星球“诺亚”因此成为一个巨大的生命，世界也因此拥有了新的秩序。在这种看似自由、丰盈而完美的秩序中，生命竟是被控制、被囚禁、被隔绝的，生命最终是多么的孤独而无助。

赵海虹的专业是英美语言文学，这使她的创作，获得了另一只眼睛（她还翻译了一批世界科幻大师的杰作）。她把西方与中国的文化，进行了融合；也把作为舶来品的科幻与中国现实中的文学，进行了杂交。我很是叹服，常常心想，她的手下，怎么能流淌出这样撼人的文字呢？小姬是这样说的：我欣赏她在柔美的笔触下，内心的那股执着，和听命于真心的勇气。“只有科幻才能给我那种兴奋，那种新奇感和力量。”赵海虹说，因为只有科幻才拥有最奔放飘逸的想象。“喜欢看科幻的人是幸福的，因为他心底总藏着对宇宙的好奇，一种美丽的天真。”她还说，“我一直在寻找存在的意义。”

我也想到，中国还有很多的科幻小说，应该得到更高的评价，其中，就有女性的科幻小

说。在大陆，赵海虹、凌晨、钱莉芳、迟卉、夏笳、程婧波、晶静、米兰、张卓……在台湾，女作家张晓风曾写出了台湾第一篇科幻小说，洪凌则创造了华人科幻惊世骇俗的新维度。这是一个值得尊敬的群体。与男性一样，她们感受到了宇宙的神秘召唤。正如赵海虹借作品中人物之口道出的那样：“不得不承认造物的伟大，我要造一个电子婴儿都难成这样，而这种神秘的力量不仅造出了几十亿人

类、千万亿种动植物，还造就了浩瀚无边的宇宙群星。”这或许就是科幻异于一般文学的特质吧。在宇宙面前，男女平等。而女性的心灵，在这个时空中，又是直觉的、敏锐的；她们的视角，又是独到的、深邃的；她们的情感，又是细腻的、丰富的；……由此，她们创造出了男人笔下不可替代的世界。若讲到新时期的中国科幻，是要给她们极重要的位置的。